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四十八

明 劔南張岱著

張名振黃斌卿阮俊王朝光列傳

張名振字侯服順天藉崇禎中爲石浦叅將乙酉衛
魯監國入紹興防江壁瓜瀝稱定西將軍一與清戰
敗績或勅名振渡浙西衡清首尾名振曰必得監國
命而後行名振性中和易得人而內多機智其寔欲離
瓜瀝還石浦非果有渡浙西意紹興失守監國走依

石浦會隆武出汀州不遑建國公鄭彩以舟師自保
海上名振乃以監國詣彩且曰隆武一家好為之彩
遂扶監國復起戊子恢復建寧興化二府及福州諸
下縣因閩省會垂破而清以陳謹合張存仁二背劬
兵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圖亦解名振同諸臣扈監國
抵舟山先是威遠黃斌卿為唐駐舟山有女二解文
義嫻於禮名振方屯南田以女定斌卿子婦交最密
會閩敗斌卿以舟載二女歸舟山歷南田名振妻聞

黃二女賢且為其女之姑至戚一望見二女不許曰
不得父命且未字安得走入軍中張固請之不得強
使人牽其舟至相見極愛重適軍中誤報舟山云二
女為定西所劫斌卿怒時名振之母亦駐舟山斌卿
拘母軍中為質既知張盛意甚悔之更大禮母而名
振叩斌卿入骨矣時平西伯王朝先頗為斌卿所制
意不善斌卿名振與深交將共策斌卿適監國至斌
卿遂廵未納名振風阮俊與王朝先反起兵攻之監

國諭解斌卿方拜詔未起輒被害軍中稍知謀自
名振名振不安久之以他故殺王朝先曰吾為斌卿
報仇云時監國既休舟山進名振定西侯總督朝先
俊水陸二師辛卯清大舉三路進攻舟山阮俊戰死
清兵直薄城下相持十日力竭城破名振扶監國泛
去二妃二世子宮嬪十三人咸填井死名振家東門
有母七十餘歲及至親戚屬共五十餘人皆自焚其
幕下士顧心復南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而名揚者

定西兄也為屯田總鎮被執不屈見殺久之名振以
舟師直窺南都題詩金山寺時清戒江守嚴以攔江
索藏海舟數百號名振戰不利去未幾名振以病卒
而監國益孤

黃斌卿字席痴福建莆田人明末為定海叅將而王
之仁為定海總兵意猜忌弘光中以斌卿為征蠻將
軍出鎮廣西值左良玉提兵犯闕改鎮九江斌卿逆
戰上流令水鬼斷敵五營鐵纜奪緇重火器無美先

詣金陵報捷斌卿與士英不協繼聞清兵且下順流
入海從唐王至閩王正位閩中以定策勲封肅國伯
俾唐突蘇嵩呼吸登萊斌卿奉命棲舟山覘變舟山
者故昌國邑週八百里沿鄉七十二壘必四山環
向出定海關金塘山外國初從金塘且從舟山有王
姓里老得謁太祖一言回其意遂置所號滙洲崇城
修隍帶山襟兼版藉不下十萬戶登會計不下八十
緡距定閩凡兩潮汐有蛟門螺頭諸險每壘大可數

百家小六數十戶烟火亘野蒿工苦師以待鱗集不
絕息多漁鹽稱富饒緣海則有鹿頸鮎崎大射岱山
衛山及桃花落迦諸島嶼岱山有故宋秦檜屋址焉
檜即其墓相傳檜往來至此落迦為南海名勝梵刹
如林西連松闕旁達日本皇明設兩遊擊防倭患蓋
東南一大襟喉也斌卿初至舟山兵仗寡弱不能成
旅斌卿始狹有沉謀魯監國時復與王之仁于鳴謙
相左自併撫臣荆本徹後兵勢頗振及越事敗之仁

合營數百艘貨伏火械數百萬計浮出歸斌卿約共
事更起斌卿偽許之且曰頃張國柱犯魯宮眷不義
請合款其罪乃甫出洋忽砲反攻之仁盡有其舟之
仁猝不得已自沉其家屬九十三人輕舟從濤缺登
陸殉義南都時平西將軍王朝先者故邳州副將依
之仁逸漈斌卿擒之設五惕以是不奉魯令福事自
兵部尚書劉中藻敗後福寧諸路以次不守富平將
軍張名振迎上蹕台州之臨門于是與王朝先阮俊

王大振等議蹕舟山進斌卿侯封促至舟山朝先等
恨斌卿傲蹇且以舊怨微言斌卿諸不臣狀上頗領
之遂與名振等欲起攻斌卿上驚急降勅和解斌卿
語張肯堂某此心可對天地于舟中方拜勅倒地而
朝先已使人伺間舉反陷斌卿背離其膝矣朝先乃
反接死斌卿大礮之上投之海并殺其子某乃各振
倩也斌卿長女年十七早知王阮等將為不利預治
布索二寶金其中令至重次女年十三不解曰姐何

之乃擔金姐告以事不測東與潔中流耳次女不谷
斌卿被害二女果自沉未幾上祭蛟門有星如箕隕
于渝地此後三日海濤怒吼異平時斌卿標屬多感
憤降清監國以叅將為行宮封名振為定西侯俊為
蕩胡侯周崔芝為平夸侯王朝先為平西伯餘文武
進秩有差然心哀斌卿特拜張肯堂為大學士兵部
尚書肯堂者故唐奉命督斌卿西征之師者也聊以
寧斌卿之死云辛卯三月名振故款朝先于舟山暴

其擅殺斌卿之罪亟其首祭之以蓋初不預衆謀焉
阮俊福建人為海上大盜已丑建寧復失而福園亦
解諸臣奉魯監國詣舟山阮俊以蕩胡將軍從共莫
威鹵侯黃斌卿死而監國即安舟山封俊為蕩胡侯
時平西伯王朝先統陸師而俊統水師定西侯張名
振總統水陸西師辛卯清大舉三路攻舟山八月一
師從定海出俊令水將江天保以四水船迎擊敗清
沉其十三舟清數十人斷右臂而歸之遂以清不即

出定海分舟師應清吳淞溫台兩路而身當定海路
衝勢單閱五日清兵復出定海會大霧迷咫尺清舟
猝撞倭營而驚不意而倭慘哨長與清舟等不能壓
遂欲激所最大水据前而風止船猝不可動倭負奇
力無有四長一視舵、毫髮勿惑所向無不的一乘
風犁紅其法最捷一連碗四五一發各中一手擲火
桶、所及無不立焚時清兵盡裹倭据不敢上倭乃
手舉火桶倉猝觸清桅激反入倭舟、焚倭急躍水

解諸健卒自焚死清軍鉤俊益犯火而以水淬之
無生者俊被縛瞪目無一言三日卒為此月之十有
一日也

王朝先遼東人崇禎朝為副總兵航海至越帶有西
北遼人千餘皆驍勇善射從亡海上屢有戰功張名
振欲并其兵邀朝先過船劇飲於席上刺殺之其兵
大譁不肯歸伍願解散名振不能留聽其去千餘人
一時辮髮歸順清朝遂為嚮導襲取舟山旬日之間

舟山遂失

石匱書曰黃斌卿以海外一旅視為田島不肯歸舉
殺之不為無名王朝先為西北宿將其下有老練千
人鯨悍善戰張名振愛其兵遂殺朝先死兵且
歸清卒為嚮導以破舟山然則舟山之破非名振之
所自取耶舟山黑于地從亡者本不多然猶自相殘
并其何以羈縻天下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九

明 叙南張 岱著

瞿式耜列傳

瞿式耜、號稼軒、南直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弘光乙酉、仕廣西巡撫、都御史、會清兵入閩、福州失陷、式耜與西廣總督丁魁楚、會議監國、遣大學士呂大器、自閩至、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僉謂監國無若永明王賢、且為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柳、桂王

之子初封衡州以寇亂徙寓梧桂王薨永明猶在衷
經中也於乙酉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
府署為行宮置僚官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俱為大
學士而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式耜兼銓政永茂
請終制會唐舊相蘇觀生何吾騶奔回廣東與布政
使顏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錫監國年
號紹武以都司為行宮與永曆相角贛州其敗司禮
監大監王坤趣永曆走梧州式耜謂今日之立為祖

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梧州一去外棄門
戶內募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永曆遣
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以倫序親踈監國先後觀生
殺耀於市日集兵相向兵部侍郎林佳鼎督兵防禦
受東將詐降沒水死乘筆太監王坤內批以粵巡使
王化澄為粵督代佳鼎呂大器以病去復晉大帥馬
掌中樞式報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墨勅何可
為例請補部疏為得體蓋汲汲為閤慮也晉永茂大

學士永茂以守制辭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荐十五人王坤不悅遂以他事斥其所荐御史劉湘客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以十五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報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荐海內碩卿數十人式報又言司禮抑人不可荐人尤不可吏科劉鵬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荐人永曆怒斥逐鵬等御史童琳叅都御史周光

夏越資序題差亂臺規命廷杖皆以式耜力救得免
十二月清將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數十人以紅
巾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擒紹武并周
王藍王遼王等皆遇害蘓觀生棄市顧元鏡何吾騶
授誠百姓薙髮歸順遂募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式
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
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至梧州時
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

成棟克定肇慶、高雷、廉三郡俱下。清兵薄梧州，永曆走桂林。式耜肅殿陛，勅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防守道里之可達桂林者，時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隰江平樂相繼投順。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耜上疏曰：「駕不幸越，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

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幘止在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擎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住全州以扼楚粵之中永曆走武岡清

兵薄桂林。式耜與桂守將焦璉嬰城死。守用西洋大
砲擊中馬騎。開門出戰。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拈署
中米蒸飯分哺之士。卒騰飽奮擊。清兵敗去。以保桂
功。晉太子太師。臨桂伯。式耜辭不拜。疏上不允。遂請
返。蹕全陽不聽。八月。又疏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時
何騰蛟駐衡州。堵胤錫駐長沙。清遣三王至粵。平定
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永厝入次柳州。又次象州。式
耜與騰蛟焦璉總兵趙印選等分路駐全。三州戰勝。

諸帥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式耜與嚴起恒並相戊子六月粵東李成棟反清向明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嚴表疏于佛經楷紙中遣使賫奏而至西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住桂又請永曆勿遽東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潸潸下并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觀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厘千里請駕返桂後李成棟亦具疏言式

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應亟召還、綸扉永曆、遣官三
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
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督師下惺沙
朝臣且輻至、予不敢舍危而即安、具疏乞骸、不允、已
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二月破
信豐、李成棟歿於陣、三月破南昌、王得仁伏誅、金聲
桓赴水死、永曆驚懼、專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
省兵馬、四月楚制堵胤錫以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

全還桂、與焦其倩起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
梧、休息甲士、清朝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逆、永州
報失利、興寧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
出兵、屯於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
為廢食、台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萬石助之、庚寅
正月、南雄不守、竇豐伯羅成耀棄韶州、永曆震恐、戒
舟西上、式耜留之不得、而永曆遂移德慶、抵梧州矣、
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事權、言官正氣、沮獎、鹵薄、

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故急欲移舟入梧時詞諫諸
臣正綱紀慎名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攫官
不得伺權者指攻其所必去熒惑永曆下給事仲丁
時冠金堡蒙正黜及侍郎劉湘客詔徵式耜聞報上
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
詔徵追贓乃熹廟朝紀忠賢美權鍛鍊楊左事何可
祖而行之頒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出忌者之
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

章橫加考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
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
疏始解、十一月、清兵大舉入嚴、關鎮兵四潰、城中大
亂、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遣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
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
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君恩斷義、
敝當共之、遂笑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
諸勲、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清定南

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幽、式耜同敞
於別所、式耜賦詩、日與同敞賡和、至閏十一月十七
斬之、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姪、自
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顱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
雷電大發、遠近皆為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為
僧、上書孔有德、請葬式耜同敞、而吳江有楊藝為具
衣冠棺殮、并同敞瘞於北門之園、

石匱書曰、瞿式耜、世紆金紫、其平時立朝、卿貳材耳、

及入粵之後、輔佐永曆、拯溺救焚、大見材畧、事雖無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古之諸葛、又何加焉、獨恨少主輕狂、聞警即走、出師之表方上、靈武之駕已馳、志欲補天而天如璣玕、練石在手、則亦奚益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

明 釗南張 岱著

陶仰用朱旻如蔣武烈廖應登甘輝列傳

陶仰用雲南人驍勇善戰當大敵堅不為動軍中呼
為鐵離芭已丑正月清軍入衡州督師何騰蛟七十
萬衆潰散時仰用官後軍都督將萬人為衛國公胡
一青前營退保洪橋衡民間警傾城奔散一青聚諸
帥計曰衡上潛卽湯沐邑敵未至警虛聲退于伍法

當誅柰何仰用曰速往守之猶可收後效也一青以
百騎授仰用先馳抵衡陽僅蓐食頃與左軍都督阮
白鬼選鋒倍道行夜襲衡山縣破之置守衛而還自
是滇兵大營益集屯西路口旌旗數十里相望仰用
獨將八百騎扼守草橋當是時騰蛟死長沙閣部堵
衛錫督忠貞營援江不果行逗留耒陽聞滇兵銳徒
跣二百里吊橋騰蛟回鴈峰仰用在草橋凡六旬三
月戊子清鄭親王大隊繼進衡山守禦單弱折而北

距草橋十里軍馬仰用伏四百騎于橋左右戒曰勿
遽擊俟吾酣而追出以應也清分數道以撓我師仰
用倚橋不為動與數十騎夾三鏢跳蕩出入鏢清十
數騎落馬陣動伏隨起鉦鼓動地塵沙蔽目所部誤
識縞素為已軍清鄭親王麾蓋龍節督戰不休仰用
躍馬入陣一鏢中鄭親王堦磬火光迸裂人馬碎易
仰用不知中清揮軍回清亦止不交仗一青夜發數
營助戰其非素習人各為營四月己丑清以勁騎綴

仰用而驅他軍間道渡河逸我師背我師之助戰者
先棄營潰去而屯兩路口者見潰兵誤以為草橋潰
也而拔營起亂錫藏渙舟中渡河單騎走來陽仰用
所部八百騎或潰或降止十三蹠蹠萬馬中清疑伏
兵不前仰用左右衝突不得出與十三騎各簇一鏢
當之無不墮馬者鏢盡清矢環集如雨仰用下馬抽
刀步戰斬其部長三人清軍合圍十三騎沒仰用伏
馬腹間同馳十餘里復跳擊清軍殲數十人力盡死

爲清軍脫其敗甲見其身中箭鏃拔之得升訐南州
王猷定爲之作傳而表彰云

朱旻如廣西人崇禎初年武進士佐宣國公焦璉累
官右軍都督守平樂庚寅十月己酉北軍駐全州大
隊繇興安靈川至桂林以偏帥馬蛟麟圖章京董英
統兵三萬繇灌陽恭城間道趨平樂時璉督兵嚴江
朦腫千艘倚城而陣旻如以三十羸卒保城北軍游
騎至江上璉舉兵不戰佯走聲言獲駕蒼梧寔偕妻

擊輦王帛下流而竄也北軍獲輜重輕舟追之不及而返然遲回五日矣旻如在城益得從容繕守具十一月壬子北軍薄城下城墻距江僅尋丈許北軍設鉤戟布梯叩射城中城中人發火礮頗傷清人清人不得登翌日攻如初被傷如之一降職方媚清帥者曰城三面臨水一面負山七高峻上多巨材取為攻具可立下清師初疑之遣孔有德遣其腹心至趣戰與馬董二帥聯營環城而觀見北門陡壁千仞松楸

敵霄一如職方言乙卯昧爽率步兵千人擁兵具傳
城而上斬守禦七人入城董帥夾數十騎遇旻如巷
戰衆皆披靡頭顱塞巷騎縱火焚民廬旻如從火中
擊殺騎數百人衆騎追射至一第宅旻如挾弩矢火
藥騰附鳴吻舉火器發無不中董帥怒詈聲曰傳北
鴈兒來三騎為火器所傷董益怒又傳戈旗北鴈兒
來矢注如雨戈旗北鴈兒又斃三人董益怒急墮馬
疾呼曰噶叭什來噶叭什來北騎之最精者及至又

覽二人會別軍由宅後登屋入卧内婦内奔逸逸堂
走曼如仗刀指畫衆矢畢集不能避乃拔刀自刎死
清帥威具服衣冠塋焉南昌王猷定為之傳云

蔣武烈失名雲南人弘光元年御史陳蓋奉旨募滇
黔兵公與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將銳卒五
千繇楚來南都陷左庶子楊廷麟贛州總督李永茂
起兵吉安陳蓋率師會焉丙戌正月丙寅與清軍戰
螺子山下斬高元爵公與一青之功居多丁亥上即

位端水晉公階為前軍都督府都督掛殄鹵將軍印
戊子督師何騰蛟決攻全州全楚咽喉地清軍以勁
騎五千扼守戰于飛鳶橋我師中潰騰蛟匿湘山寺
公獨將百騎與角道險僅容一騎清軍疑伏兵不戰
從他道入城公亦將整軍還道遇一僧疑謀者將殺
之僧曰我見督師入湘山寺故來言耳非謀也公聞
之偕數騎遠寺索騰蛟見之曰軍盡潰乎曰未也曰
何知曰距前十里塵張蔽天必我軍也因並馬馳衆

見騰蛟與公至益喜遂下令食畢士卒啣枚一鼓抵城下圍數匝清軍自是糗糧不給人馬俱困然時七出挽我師飄忽排蕩無休日相持浹旬乃于西關外夜掘一塹土覆以草土使羸卒坐女牆嫚罵別匿壯士空室公決計印攻陷塹中于是解肘後將軍印亟脫鞬納底中復繫絛重結與同衆墮塹者約曰底宛毋泄我將軍也衆皆諾比建入城公貌寢又先弃甲胄衣綿縷操楚音以對清軍不疑令飼馬公潔槽櫪

視水草晝夜不少怠時外攻益急城中人皇擾公庶
得其實翌日城守者倦寢屬公代公乘間解靴取印
投女墻下大呼曰我殄鹵將軍蔣某也城中糧止三
日當急攻我死報公等言未訖左右曳去寸轡而死
越六日城下求公遺骸不可得具衣冠塋于鳳凰坪
之南岡贈祁陽伯謚武烈

廖應登皖將也而死義于桐不知其自始先是乙亥
獻賊以兵犯桐倚長梯且退總兵潘可大與民兵守

力嘗繼壯士焚其梯矢石榴砲下賊又架屋被以濕
絮作木牛行地人處其下穴城則以鈎鑊得其絮滾
油注屋上當之糜爛曰縱火焚木牛賊或中夜驚呼
某門已破令守者心亂或撤某門圍照亡可乘間入
城上屹不動爾時賊徒未習礮或投以西瓜砲曰與
尔室賊咲拾之則火發傷數十人後見投輒遠走凡
三日三夜桐不破解去丙子冬復至則闕四鄉矣時
皖初設兵、使者為史可法旋開府令故皖參將廖

應登以所部協守桐於是桐復完賊移圍皖可法守
皖嚴不得入賊八大王老佃上草裡眼一丈青等數
十部回復蹂躪庚辰乃盡擾廬皖之間監軍楊卓然
以為可講奉督臣熊文燦命單騎入賊營要盟賊意
休姑與之明年五月敗盟而養馬湖田坂陰棚數十
里居民山水諸寨盡被焚劫九月復攻桐八大王駐
杏花村老佃上駐魯砬分兵四畧旦暮統城蓋皖兵
之營桐者三矣檄楚鳳兵閱六月無至者然桐竟倚

皖應登之力居多壬午撫軍鄭二陽去賊偽為赴試
間入破廬州及六安諸邑勢更裂至是攻桐法益密
獻忠踞邑高山督鄉民為運土石累壕起往七陂攢
基戴棺行以防火砲列左右門令運者魚貫入鼓吹
以樂之亦或戴棺穴城獻忠盈鱗視穴城上暗砲不
及獻忠頭顱咫尺以是警攻稍頓時可法自皖巡廬
應登以議事從數十騎突圍走廬賊無敢近者既謁
可法還賊伺于隘得應登脅應登以桐降應登許諾

至城大呼以手在心復作拳曰汝等早出八爺大兵
至悔矣其意示無他願堅守東賊八大王未至速以
兵出登可復還而守者謂開門墮賊計不應八大王
果至復令登脅城上為傳語土已平穴已穿早降免
屠登耳語所從騎杜甲使反之杜至城下疾呼曰土
不得平穴不得穿城上謹脩守救兵至矣賊怒殺登
併殺杜而城中于穿處營月城已完終不得入九月
賊退雁翎莊大書一統齊天逆聯掠江干脯酒上壽

且復圍城、中望賊紛擾延山西走則正北塵起蔽
天黃得功以鐵騎至賊畏不敢逆也掩殺賊千計奪
田男女牛馬器械金帛無算恂幸免時恂令張泗中
有畧精教令覓登屍而塋之

甘輝或云福建人與同鄉余日新咸從鄭國姓海中
輝為大將軍練兵律嚴性寬仁不殺臨陣山嶽不動
禦馬與礮有法己亥五月國姓師過崇明清蘓鎮將
梁化鳳請曰崇明小不足辱鞭笞俟南都下而惟所

從兵部尚書張煌言督師素以誠懇結士曰此不足
強吾亦無須崇明為也兵即鎮江之門時清鎮

營以鐵索二攔截江中又筏索一半沉水以勾舵往
年定西侯張名振題詩金山時遇筏退去以利器故
復用之而仍大礮鐵索之上舟近則的而發時鄭水
踞大小八千餘號泊沿江百里即嚴家沙為壇六月
朔太牢祭告太祖高皇帝前十六人斬袞行禮後隨
拜無計兵頭身皆帛裹舟桅檣亦素練天水一色也

明日祭告 烈皇帝舉哀：慟全軍陪哭聲震百里
清鎮江知府某倚城遙觀：為下淚左右和聲不能
仰視清以兵倚江礮舟上中反礮清兵敗北五洞大
風吹斷鐵索縱漣舟入金山約戰七里港漣舟先藤
牌頭子凡遇漢兵遙呼無戰吾不忍漢兵之盡亦下
也速出蒲兵蒲兵先炮眠牌而待之砲盡縱馬上阻
牌而牌中有懸鏡馬疑鏡中人不進改箭不洞牌須
臾八頭子併為二左右分清馬馳其中空撞後營後

營復以牌不得突前二頭子及合圍清騎三人互背
如一人三面施刃須臾清騎盡管負重創單身走銀
遂去蓋舟師一軍盡白凱時皆血裹赤色也知府某
以城降百姓及卒伍動斬辮碎恐無以信擲蒲帽城
下帽與埽齊國姓以官填知府守之清操江巡撫朱
急以兵自安慶順流禦鄭師瓜渚一戰全軍沒城門
開擄操江會儀真以城降禁操江儀真以待後命清
漕撫亢領淮兵南禦半道兵逃盡亢以人心解勢不

能戰沉水死舟師益奮遠近遂神鉄索之崩有天意
存舟師直抵江南觀音門外二百餘里無以對仗者
于是淮揚廬鳳寧徽池太諸郡縣清守臣文武咸馳
印就督師張煌言煌言曰但為我守不必果至其已
至謁國姓者即與網頂賜冠帶如明制加銜待以成
禮傾心不疑軍中不得妄淫殺掠一粟不赦揚州有
無賴東亂劫富室輒梟之以號衆所至市不易肆鄉
人携老幼來觀海上師為樂商賈不禁行其軍中所

須與值而遣之仍與炤事成詣軍門補子錢溫辭慰
勞數百里之內多有傾家助餉者曰吾無須此還之
蕪湖關使上其所積課便以分犒軍中大其義揚摧
亦欲上課如蕪湖曰無來俟我師北出用之遠近騰
仁聲如望歲是月之廿五日廿輝營白土山列十二
營在神策門外而前鋒已達九江矣清督郎閉城預
具單不能戰檄尋標兵乙千八人分守城門止百
餘人耳水旱西門外盡鄭師或與清軍接話如故人

石門志
卽盡衛明故紳於某寺不令家人通信而次第責之
餉其清紳不餉而亦託會議日晤一室疑其二也適
黔滇回京羅明二將軍兵至要之共守兵頗掠不肯
戰是時九江以上吉贛而下每郡縣必有數義士持
空檄輕身投說或以距金陵遠且殺檄者檄者多從
容就行談笑不改色曰吾死明耳卽恐若為清死如
是諸不可數則益服海上兵律云所在鄉健渡群起
吳兵遙應或同紳衿詣府縣勒其上卽府縣卽未從

無不百計購明衣冠以待曰須之一家人矣蓋海上
有令吾漢人之仕清者皆吾人吾目中獨無滿人耳
于是百姓率空城早去以弱守者嚴止之不得也而
仕清者亦以有所恃以為官故在無慮時輝等分營
于儀鳳太平金川等門之外海標戰排灣不利輝念
舟師多戰具不足以攻城乃急治攻城具擬高架出
壕上坐礮以下臨垂成而卽督檄梁化鳳于七月之
十九日始至有滿師昇邦哈頗以化鳳前從鄭乞假

語相通化鳳不自安會有間從輝營中來露輝情實
化鳳急戰以自明廿三日暗拆旱西門督標馮中軍
白副將姜副將隨化鳳夜劫輝營蓋旱西門向塞不
通輝謀者不及而營久從不一仗易清甚以是猝驚
營中亂大敗于石灰山失萬餘人煌言多縱清任歸
還其印曰吾妻子尚禁淞獄吾忍以累卿涕泣別前
鋒及巢湖師皆被截甘輝與余日新見執詣郎訊輝
不屈責以招國姓降清輝曰國姓義不以父子奪豈

能勸即輝安得勸降人輝死如輝者不少請速死時
日新頗求生願奉檄如即指輝罵日新不忠悔與新
俱新不過偷旦夕生瞋目顧即足下毋信新語急縣
吾頭江上可以止諸師之憤而進也即殺輝亦及日
新

石匱書曰古之為將者功成則黃金馬像身敗則馬
革裹屍故凡成敗利鈍填溝喪元皆為將者意中之
事李光弼上陣藏刀靴韉良有以也五將軍皆號善

戰時數不偶一敗塗地豈不大可痛惜而至如鎮江
一捷十年之功廢於頃刻人誅不滅不得不委之天
數若甘將軍之血化秋燐其光燄自在天壤也顏羽
曰天亡我楚非戰之罪也吾於諸將軍亦云

石匱書卷第五十六

明 劄南張 岱著

孝子列傳

北山樵夫董福兒父為闖賊所殺福兒呼號齒指曰
必報仇挺戈直追其殺父者去遠後隊十八騎來飲
山上福兒招其黨數十人告以報仇故其黨懼不敢
前福兒曰我自殺賊弗累余、第發喊壯我氣我拚
命奔賊、必敗賊敗余乃前共搏殺之金錢騾馬皆

余有衆許諾皆懷臂呼福兒持擔柴具疾奔而上賊
易之飲如故衆三呼福兒已至賊前一賊起持鎗闊
勢甚猛福兒奮力劈頭一棒撲殺之衆見一賊斃其
黨遂各持棍棒上賊乃共起迎敵福兒一棒又斃一
賊奪其鎗賊驚皇亂走衆圍繞殺十五人其三人上
馬馳道隘馬行緩福兒追及賊叫曰我與余無仇何
苦追我福兒曰若等殺我父我且欲殺盡余輩以報
父仇賊曰殺余父者已去余何仇我請以財物贖福

兒曰我欲余馬賊信之下馬福兒逼前刺殺之二賊
下馬跪地求免不許而殺之所得資囊馬足悉分其
黨已獨持十八人首至父墓前祭之官府知授福兒
以百夫長不受廬墓三年竟死墓側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女直兵大至壯丁兒逆父母奔
避山谷卒與兵遇縛其母去壯丁兒取石擊之母得
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還縛其母呼曰壯丁兒
但逃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提鐵骨朵擊仆一騎

毋跳得生四騎園壯丁兒亂刀斫之

石匱書卷第四十五續一

明 釗南張岱著

義人列傳

姚時中宣府萬全人為諸生，平自負氣節，每語諸弟子曰：我輩讀聖賢書，倘遇國難，止應一死。甲申三月，逆鎮王承胤迎賊，宣府破，巡撫朱之馮死之時，中其衣冠自縊於明倫堂。有衣帶贊曰：殺賊無權降賊，不義自分我身止應一死。乾坤正氣，萬古如斯。妻子

無知付之不計

湯文瓊北直人京城陷自縊死衣帶中得一紙云位
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贈中書舍人

賈萊傭順天府人甲申北變三月廿一日昇烈皇

帝周皇后二屍至東華門外以楊木棺之萊傭挑萊

筐過此見帝后柩跪地大哭曰皇天皇天使我崇

禎命今至此耶擗踴大慟觸階死之

畫二某住北京江米巷以寫照為業甲申闖賊破京

城百姓皆執香跪迎或寫順民或寫順天王或寫永
昌元年新皇帝萬歲遍貼門楣盡工見而唾罵婦
與妻相對慟哭次日聞先帝之變又大慟曰死則
死耳義不為迎賊百姓與其妻共縊于一室隣里排
闥視之有白氣衝出

周童生通州人讀書曾應縣試尚志節聞賊破京
城烈皇帝殉社稷以死悲憤捶胸數百嘔血數升
而死

武愔家奴愔登崇禎癸未進士闖賊陷京城愔黃緣
求用其家奴勸主勿失身於賊愔不聽其奴痛哭主
前叩頭出血愔終不聽其奴對人曰我主為名利所
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
下失人心不久自敗矣吾不忍見吾主之及於禍也
遂不食而死後武愔凌遲處死卒如家奴所言

孔四郎紹興人因父選四川主簿未仕歿於京遂失
身為小唱與鳳陽勳衛常守經交厚守經家富饒闖

賊追各官。賍私守經夾三夾。孔四郎曰：「有錢不救死，要錢何用？」盡出其家財以救守經。守經得免，比闔賊歸。以各官同諸勲皆斬賊將官。撫民見四郎美留帳下。一日，撫民醉歸，四郎乘其寢，以刀刺之，誤中其股。賊大喊，叫四郎廼持刀罵曰：「我與常君情渝骨肉，誓同生死，恨不得斫汝萬段為常君報仇。」事既不就，吾何生為？遂自刎死。

愧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行乞白曲市中，弘光奔公

卿肉袒迎道左百姓髡首辮髮乞兒獨色然憤懣市
酒數甕大召諸乞兒痛飲酒酣乃奮袖悲歎且書市
垣壁間歌罷復飲酒誓手殺敵以死不與降者俱生
也適北騎百餘猝至乞兒憤怒振臂呼市中持長竿
馳刺一騎中目墮馬取石碎其首立斃北騎羣刺之
乞兒屠腸而死市人義之醵金禮葬焉謂足以媿為
人臣懷二心以生者題其墓曰愧二先生

金陵乞丐不知其姓名甲申四月中閩傳北都變乞

丐遍訪的信一日于桃葉渡遇一士人牽衣問信曰
相公識北信乎士人曰果有之皇帝自縊矣乞丐咨
嗟不已即向市中沽燒酒一盃其一盃價二分乞丐
罄囊止七厘曰若肯與滿盃好事如不然炤價與我
可也市人慨然與之乞丐一飲而盡遶河走市人以
為醉也不之異乞丐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真死
耶連拍心胸數十望北叩頭赴水而死

許琰字玉重長洲人為諸生割股救親者并以孝名

甲申五月間 先帝之變謂是闖賊流言有言及者
輒正色斥之數日傳聞已確走見司道及諸貴人求
起義不得號慟求死自投胥江值潞藩舟過救之不
死潞王憐其志贈以金不受送至舊徒家次日至福
濟觀題詩於壁曰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墜妖
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投繯門側陸
道士救又不死扶還家一人進餐琰怒甚碎飯盂以
磁廉咽之喉腫五日不得食又作詩曰平生磨勵竟

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為厲鬼
效微忠擲筆而吭絕吳中義之私謚曰潛忠先生弘
光時禮部張采以聞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諭祭

曹文耀順天府學生原籍蘇州人祖子登嘉靖壬戌

進士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持敏持毅女曰持順三月

十五日聞寇急率子女哭家祠中曰余家世受國恩

義不受辱為先人羞闔門矢死庶無憾耳比城陷張

氏先縊耀即自縊時耀父妻姜氏避妻李氏殺妻鄧

氏持順父乳母孟氏肅父持敏凡八人同縊惟持毅
繩斷未死而賊至遂逃去遜先自刎仆地復甦賊繫
至田帝家拷索其貲尋釋之

張應選順天人內閣劾勞帶京衛經歷銜聞賊陷宣
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此梁是我家冤對父城
陷妻妾子女五人即時並縊

王毓著字玄趾會稽人也父璘博學以酒自豪工書
畫毓著生不慧口吃期：與人語若不解讀書日以

句掩卷即忘年十五忽自操觚請于父曰兒：不
能了父笑曰兒：欲何為曰兒：作文則有驚人
語父喜而告人曰豈有王璘兒而不慧者乎璘著甫
婚而父卒經年不就內寢母卒哀毀幾至喪明病瘵
三年師劉念臺先生先生過之見帷壁皆著死字曰
玄趾病不死玄趾終身不忘此字為臣則忠為子則
孝聖賢可致也病起學益進補郡增廣生通聲氣坐
客常滿然亦落：：喜品竹彈絲雜坐命觴間以調

笑不勝一斗或強吸數大白曼聲出金石乙酉六月
清兵至武林輒告友人北使朝入吾朝死夕入吾夕
死時郡倖張慆等咸奉圖籍去坊民迎撫者比戶醢
金脩牛酒未及毓著毓著方食聞之投箸起援筆大
書其門曰會稽王毓著不降里老愛毓著為代毓著
其進而潛去其門署則語其兄毓芝曰弟死矣兄曰
好却難毓著曰難何難乃作憤時致命篇聞其師念
臺先生方餓未絕以書促之曰吾輩非復大明黎赤

矣毓著已得死所顧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吊
廿三日早獨肅衣冠謁唐將軍祠以致命篇粘其壁
再書一絕曰數天左袒竟如何立馬吳山第幾坡袖
裡尚存衛士石此中猶佩信公歌趨拜文廟欲沉泮
水泮水淺乃之柳橋投河死兩手掩心端坐水石巾
不折角年三十有九同人為位於明倫堂哭之私謚
正義先生象王監國贈翰林院待詔

潘集字子翔會稽士子性豪邁不羈薄舉子業酷好

酒家貧不數得時從友人索飲既醉或歌或泣人皆以狂少年目之乙酉六月間北使至自誓必死家人訖曰傖大江南無死者汝布衣何死集哭曰天下無死者故集死且薊州之後吾大父俱死于是吾三走奔喪不得一骸骨歸令覲顏為彼編氓苟偷視息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已聞王毓著死為文哭之出東門半里許袖二石死渡東橋下或曰其袖石欲效唐琦將以擊當事之倡降者不得問故死數日後屍

浮出好義者醵金葬之魯監國贈儒學教授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家貧力學年三十不得一青
其衿佳安昌聞王玄趾死潘子翔入死曰二子死不
先卜年死不後也及傳城中髣髴髮羅騎四出仰天呼
曰天乎天乎余尚何以生乎遂肅衣冠趣出市沽酒
暢飲浩歌濶步至白洋龜山下手持一簡招牧牛兒
與語曰吾安昌周定夫以事出海有趾我者以此簡
付之卜年疾走海邊政值潮未見怒濤拍岸卜年躍

入水中牧牛兒頻呼奔救已邈不可及已頃刻家人
追至屍去已遠則從牧牛兒得一簡少其與弟書也
書曰歟復吾國義不獨生去後以姪子我母使我為若
教之鬼我目瞑矣時閏六月八日也數日後妻往哭
其死所見有物乘潮而來倚從山下不去就視之則
卜年屍也鄉人驚異以為有神憑焉魯監國贈儒學
訓導

黃毓祺字介祉江陰人子衿善屬文習禪教而長齋

事佛閉戶讀書不妄交游其所與交者必忠信切慤
肝胆相照其為制舉義務寫性靈舉先輩高奇絕俗
名士嚮慕傾動一時乙酉國變毓祺走從義旅間關
險阻力屈被擒下獄論死次日臨刑毓祺於獄中作
詩一首置几上趺坐化去枷鎖自落滿屋異香詩曰
斂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腳自為摩三千善逝原非
佛百萬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而醉掀翻一任水
生波夜來夢作修羅手其奈雙丸忽跳何其子大港

試高等食餼亦舉義元之

吳應箕字次尾南直貴池人為海內名士乙酉起義
池州與金正希為聲援正希敗應箕勢孤逃至蕪湖
為鄉兵所執蕪湖守將王弁與應箕有舊且受應箕
恩欲報之應箕名雖報南京聽巴山發落尚羈縻無
湖王弁令應箕走應箕曰吳應箕正來請死如一走
亦不成其為應箕矣公何薄待我王弁不忍羈囚日
與其飲酒游戲一日豫王旨下凡起義諸人俱着本

地方取決王弁先知之閉門慟哭應箕曰豈為我耶
吾辦死來矣要殺就殺何哭為王弁令其仰藥死應
箕曰使吾如此怕死便不做此事矣但王君與我厚
須殺之有法王君與吾同游諸山得一善地葬我即
殺我無憾王弁曰諾命僮携酒荷鍾行至一山上有
古松奇石應箕喜甚滿舉一大白曰此吾死幸所斫
之王弁走避命小兵行刑應箕曰吳次尾頭不是小
兵斫的勞足下動手刀快手快箕即感德矣王弁不

得已依其言研之

高岱會稽瀝海所人冒武藉舉鄉薦被褫辨復乙酉
仕魯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六月軍敗岱遂絕粒
祈死其子諸生朗坐守之凡八日不死檄薙髮甚急
朗乃走父所泣曰兒不能待矣兒其先死向岱拜岱
曰有是哉兒遂能先我瞠目送之朗遂紿長年携公
服駕舟出澣禱神迴視岸遠則肅衣冠北面再拜趨
舩榜赴水長年力挽之不得脫朗少噉長年臂創極

始放縱身入水長年久水救之梓其幘，歆朗復躍出水面三尺許，手正其幘而沒，長年走報岱，復瞠目曰：有是哉！兒遂能先我，不復言，數日亦死。

俞元燾，婺源人。北兵入徽州，難髮甚急。元燾乃大嘆曰：死即死耳，髮不可髡。辭親友自縊。死之妻某氏被掠，北兵強污之，氏堅持衣衽，罵不絕口，遂支解之。

倪舜平，山陰人。業墜居王家，封貧甚。乙酉，下令難頭。舜平憤惋，輒痛哭。里中笑之。一日，賣其所提藥囊，易

大缸二以餘貲割牲置酒召里中少年飲酒酣指缸
請曰吾明人今不鬼非明鬼矣明日必死則祈諸
公以二缸覆我諸少年復笑之不肯從舜平跪地搏
穎強之再三諸少年勉應曰諾舜平昧爽起坎其祖
墳之左偏置缸集衆曰候至矣一躍而入諸少年舁
缸覆之須臾扣缸曰開諸少年益大笑出之曰先
生問耶舜平曰否我坐不面峯是不正盡也幸諸
公正而覆我坐定覆缸封其口踰時諸少年走缸外

呼先生聲息甚微後輒呼不應於是諸少年相與嘆息泣下舁土塋之而去

許德溥字元博直隸如皋人屢赴童子試不偶甲申開北變號哭數日寢食俱廢初喜一名士槁聞其從賊即取其槁寸寸裂之付之烈焰嗣後神情恍惚如癡如醉每於燕居獨處輒泣然泣下乙酉北兵南下廣陵被陷溥哭者又數日時剃頭令下德溥曰頭可斷髮不可髣作詩數首書之裡衣誓以死殉其父諭

之曰余不髣髮必死髮余死父餒奈何德溥乃泣下
剪其髮如頭陀然時、憤惋或哭或歌每食必懷崇
禎錢一枚置豆間祭而後食一日於臂間刺生為明
人死為明鬼八字有發其事於縣令者捕之德溥見
縣令不屈膝令問曰余是何等人刺此字何為德溥
曰溥讀幾行書不忍忘先朝故為此耳令曰余既讀
書素夷狄行乎夷狄是何解德溥曰素夷狄行乎夷
狄不會說遇夷狄便做了夷狄所謂素夷狄者必如

泰伯之化南蠻箕子之化朝鮮蘓武之入匈奴十九
年不變節方是行乎夷狄令曰余不曾受明朝爵祿
何苦如此德漣曰伯夷叔齊也不曾受商朝爵祿令
曰余既做伯夷叔齊何故剃頭德漣曰在昔元朝有
謝疊山者亦曾剃頭後始殉節蓋疊山之剃頭為老
母德漣之剃頭為老父今事已至此有死何辭令曰
字是誰鐸曰自鐸也令曰豈有自鐸之理德漣曰人
鐸字向人自鐸字向自一看即明獄具擬斬坐其父

城旦德漣曰漣死固當願釋老父令義而釋之德漣
喜曰得脫老父死無恨矣遂赴市曹監斬官詔以跪
德漣大喝一聲向西北直立劊子推倒於地斬之衣
帶中有詩曰非癡非醉亦非狂日誌君恩字兩行一
死甘心酬故主謂忠謂叛任雌黃

鍾臬隸會稽人舊為會稽縣臬隸戊子白頭蠶起臬
隸齋黃肅鹵檄往山寨連絡團練獲送鎮將鎮將摘
之跪不跪撾其膝乃向外坐鎮將曰汝不過是一臬

隸敢大胆如此皂隸曰論出身我是會稽縣皂隸汝
是黃闖子小兵論官職你是清明鎮將我是明朝總
兵何弱於汝乃令我跪耶鎮將怒痛搥之皂隸曰我
輕則斫重則剮不曾犯得打罪你打我也無謂鎮將
令收之獄中皂隸曰獄中餓死不若明正典刑倒死
得明白抵死不肯就獄令力士舁入數日解往武林
見巡撫崛強如故遂於軍前縊割之

沈烈士失名行八十九張烈士亦失名為鋸匠遂名

張鋸匠蕭山七都內沈村人沈少年學書不成棄而
經販戊子年白頭兵騷起都以鹵掠為事無大志北
兵數騎躡之沿山徧徧輒鳥獸奔散騎不見賊搶百
姓婦女金帛滿載歸白頭兵復聚如故沈見而唾之
曰若輩不能殺韃子起義何為白頭兵努目爭：意
欲毆沈，聲喝曰若以我為不能起義耶即握拳築
之白頭兵數人應手而斃遂以是日椎牛釀酒集里
中少年數百人祭旗起義村坊富戶有助之者並不

向隣里打糧糗糒不足輒遣士乘飛舸截富陽江上
解往嚴州兵餉錢糧食而不缺起兵兩月北兵遣百
騎譚之沈臣若榆青嶺絕壁懸崖步騎相持北兵拘
土人為鄉導漫山背攀援而上沈持鳥銃數十門藏
灌木箭鏃中俟兵近鏡發擊死十餘人北騎竄奔亂
踏荆棘下皆寓弓乘箭踐機亂起人馬俱斃逃歸者
止三十餘騎裨將死之騎怒殺鄉導者三四人報至
鎮撫大怒另選悍騎十人蔽江而來沈村人大驚皆

攜家罄徙同事少年亦皆躡蹻遠遁沈在岩者止
三十七人沈曰無恐今日與打一死杖乃以白布盤
頭如傘蓋大內裹甲更披濕絮被一床手持篋篋一
把向前迎敵張鋸匠執斧一斨刀一大斧一往後
翼之三十七人各執器械向後護送及見北騎奔來
三十七人一聞而散走上山巔踞坐沈低頭側肩臂
持篋篋向前敵見其一人獨上亂箭射之沈篋篋灑
開如披箕大箭着之皆掀撥落地無一夫着身北騎

呼曰箭不中用各收弓矢挺鎗縱馬搏之背頸于者
一騎向前沈以篋筭迎之中其目翻身落馬又一騎
迭上沈刺之如前連落三騎一騎以刀掠斷其篋筭
沈接過堯又連打六騎落馬張鋸匠以大斧截殺之
一騎見勢急跳下馬直前向沈奪住堯又潛舒一手
拔腰刀欲斫張鋸匠鞘刀適至摧入其腹腸出而死
沈拾起堯又亂掠又落數騎衆呼牙步牙步華言走
也馬俱轉首絕蹬懸崖控縱不及連人和馬跌死谿

坑者不知其數沈張二人用插木砲石亂打北騎奔
蹶而去沈張力盡氣喘坐山坳足不能舉無一人援
救少頃沈渴甚那步下山距飲谿水頭重落水不能
起竟死之張鋸匠不能動三十七人見北騎去有下
山者畀之歸家夜半而北騎曰自入關來未曾見
此好蠻子若再得十數人江東非吾有矣退至新壩
偵探數日聞沈張二人死不信再遲數日得確信始
縱騎上山沈村一帶鹵掠如洗

呂宣忠浙江崇德人年二十有一為博士弟子甲申
流寇躡京都宣忠慷慨撫膺欲起兵討賊乙酉北騎
南下弘光宵遁宣忠集生平所交結壯士軟血誓師
以雪國恥旬日間得衆數千比聞浙江起義宣忠與
麾下數人航海見魯王遂奉節制以何浙江淪陷宣
忠所與三吳之士以次被擒宣忠知事不可為脫身
歸里益牢騷不平時發狂大呼或長歌已而泣罷
復歌為縣令所跡捕諸庭彊立不屈令呵之宣忠大

聲詬詈令大怒以隸役白挺交下體無完膚兩踝骨
見宣忠死在地以水沃之復甦復詬詈獄其上督
府宣忠知必不免乃作絕命詞七章書於獄壁一日
綁赴市曹顏色不變而監斬者曰大明士子呂宣忠
來就死監斬官與酒一卮宣忠一飲而盡擲杯於地
自褫其衣謂一卒曰此衣贈汝但衣帶中有一偈家
人至可付之言畢受戮

謝龍震字雲生會稽人魯監國以其古辨繇諸生特

拔為中書舍人連絡各鎮尋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唐
王正位閩中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奉詔下魯諸廷
臣議持首尾龍震獨廷叱中藻呼而數之曰魯與唐
兄弟國唐不為助而魯獨當堅幸稍即安遽自大乃
蠶食首功之國反戈同室即何不遺一矢錢塘之許
而欲以恐喝徼倖尺一書事不可得祇貽天下笑且
魯藉師臣之力與強寇持數月矣前此中原數千里
敵至如無人止維揚稍一舐牯而魯獨立不懼內外

協心罷伏林立膝腫百里旦暮謁孝陵而返故京何
弱於唐願欲下之然則諸宗室之走庇此者咸可談
笑而坐享無上之福也天而不與矣於是監國竟不
開詔中藻屏息去浙以東俱奉魯王正朔如故而戊
蟲城陷龍震入山與王善長立營龍震日急鹵掠遂
為圍練兵所紿縛送清撫軍龍震不屈自稱部院撫
軍曰若是兩榜耶龍震曰曾見西榜而有不投誠者
乎我明天下壞於兩榜魯國王特用我輩政欲壓倒

兩榜我今來就死而拚此頭顱為兩榜諸人作一榜
樣耳撫軍叱之跪終不屈踞坐蠻罵撫軍令於口上
加一嚼子用人木勒入兩頤數寸許血流被面毆出
斬之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年二十餘尚未為諸生丙戌五
月避兵安里尖雜髮令下瑋以赤土書其案上曰寧
為戴髮鬼不作髡頭人赴水死之

王次宇山陰人家郡城西以居積致富年耄無子丙

戎北兵渡江將至郡城兩從子皆出城避勸之去不
聽曰若輩自去我自有處明日一至家視之次日從
子至家寤無人聲行至屋後視其井中則妾先之次
則其妻再次則文宇也越中闔家死難惟文宇一人
寇夢虬江西上饒人為諸生同郡人起義師敗入閩
妻子在家虬行囑其子曰兵至爾母子可赴井死及
兵至長子先投井死幼子年十一謂其母曰父命兵
至赴井兄既死母何遲疑目曳其母裾同赴井死之

詹書田江西永豐人爲諸生揭重熙起義師被禽囚
於福建浦城書田往福建具呈自首與揭重熙一同
起義願與同死問官批其牘曰准臨刑候斬書田請
就獄不許及聞重熙某日就刑書田趨至法場請死
刑官笑其癡勸之去不肯遂同日斬之

陸士鉉字古雪平湖人鉉生端亮不苟言笑甲申國
變鉉聞之驚悸狂走口作吐；回旋不一約數武地
盤纏行幾百餘里人問之不應若失心者歸其家私

誤位哭臨嗟乎古二百七十七年為吳家人胡奪我
去也復誦先帝臨命遺詔則又哭：又走如是兩日
夜嘔血數升絕飲食者三日腸痿氣絕猶悲咽手書
我皇我皇數遍長號而絕

劉景瑗永豐人為諸生北兵將至信州與其妻訣別
入閨妻被鹵不從死之後復敗閩景瑗自縊於浦城
縣之學宮柱上題詩曰妻既死節夫亦殉亡雖曰無
補可見高皇柱上字跡至今不滅

吳一魁安慶人本府胥役也伏羲果敢素以勇氣聞
崇禎時獻賊舟師蔽江過安慶界南京騷動一魁應
募以火器載小艇迎之燒賊巨艦千餘退走荆襄一
魁以功得副汪碩畫軍乙酉從碩畫會黃道周兵於
信州碩畫被殺一魁在信獨力死守乙酉王得仁兵
抵城下義兵解散一魁開城逆戰單騎不敵突圍出
退保懷玉八月進闕關乞師恢復遇貝勒兵被執與
何惟一同死之惟一上饒縣糧胥力絕倫國變後

別家棄妻子誓死不二卒成其志

麻三衡宣城人思貢生工詩文博學多才尤長於弓
馬乙酉夏宣城起義推三衡為帥與北兵戰力屈被
禽豫王奇其才貌欲降之罵不絕口竟受極刑臨刑
作詩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留怒存千丈髮笑斫
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志未酬清風吹宛向朝暮
五湖秋子乾齡詣隆武請卹得贈官

陳元綸字宣公福建福州人名士貢薦兩成貝勒入

聞有清官與元綸夙好造廬謁見元綸束網頂儒巾
而出清官傾駭請具清式以見元綸笑起云欲生換
製之少選入內清官竢之坐久忽哭聲出戶報元綸
不脫儒巾絕吭死矣清官駭嘆而去

李開山南直婺源人有膂力能格鬪頸骨一枝如鐵
偏左善走常依其族人住信州族人家口住星源開
山往探一晝夜往反四五百里人無知者丙戌信州
破隨族人入閩亡脫走深山隱跡不出戊子汪碩

盡開江西事起兵自崇安赴信州廉得開山義勇迎
為軍鋒所向輒勝六月與敵戰於山隘敵驟合圍開
山顧所部無一人以長矛趨地躍數丈餘踞一石上
酷日炎毒焦渴而死屍立崖上數日不仆

博和尚本名鄭惠上饒人試諸生輒高等為人性潔
行端跣步皆有尺度丙戌四月信州破即祝髮坐蕉
團足不踣地八月貝勒軍道信進闔闔亡和尚乃
沐浴澡體合掌佛前宣偈曰博和尚博和尚普游藻

池水今開樺院杳名械旣已斷梵網可復張誓飯此
淨土不穢吾皮囊宣畢嗒然而逝

御廚福州人為隆武主膳丙戌八月從駕於汀州散
失依金華陳某義師中為火兵陳某兵敗為碩道所
獲訊之曰爾何人大聲荅曰御廚碩曰爾善庖何不
降我御廚曰我名御廚豈若輩可用顧怒令左右引
繩塞其口御廚發聲不得觸柱死之

函網中先生聞人不識姓名丙戌九月清兵破福建

先生同二僕匿邵武光澤山中不雉髮畫一網巾於額庚寅夏為光澤鎮將踪得之縛至泰寧見總鎮王之綱之綱問其姓氏先生曰忠未報國畱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畱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畱姓名則辱身今邵人呼我畫網巾吾即此姓即此名矣之綱及覆開諭謂肯雉髮即免死先生曰癡人網巾且不忍去況髮乎死矣毋多言之綱先斬其二僕二僕瞋目叱曰癡韃子吾豈怯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主人

耳向先生拜且辭曰奴先行矣為主入掃除泉下再
諭先生先生終不屈亦命斬之先生欣然出袖中詩
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劄子曰此樵川
范生所贈今贈汝遂挺立受乃泰之義士謝韓者收
其遺骸瘞於郭外歲時謁奠如家儀

石士鳳南直武進人主齊民徵識字貧無室為塾師
倚其僕龍門坐賃錢以活乙酉六月清令薙髮急哭
語僕吾不能生矣僕曰自省主襁褓至今賴得飽飯

終天年此何言士鳳不答作詩訣其兄詩不佳見志
而已密自削板如木主狀上書義民石士鳳神王暗
走忠義祠列文信公西廡之末座則入書小牌繫腰
帶家之人不知也頃所賀錢市牲醴祭其先人一醉
僕曰毋輕生則唯僕亦不意其果然也五鼓潛
出門赴祠前池中死僕醉醒黎明呼主不得疾迹祠
見池浮小牌起之士鳳也牌書石士鳳字瑞生願為
明鬼不願為清人僕負屍棺殮葬之

鄉維則浙永嘉諸生素謹厚，不為丰采。戊子七月十三日，清兵渡溫之甌江。先一日，其家出穀暴場圃。隣人謂之曰：「兵至矣！」知之乎？維則曰：「具知之。」顧不審得食，必穀否？隣人以為恒語。次蚤，維則招其友飲於家，且醉，拉同觀清兵渡江。友亦不疑，至雙門出袖中一書告其友曰：「為上。」吾父云：「維則從此入海矣。」友人牽之不得，水中猶回顧，舉手而去，竟死孤峙山下。葉尚高，浙瑞安諸生，性爽達。清兵既渡甌江，猶服明

儒服每伺上官半道大聲曰即觀生冠履何如知府
朱叱之以為悖制收之尚高曰君先大人蘭隅公世
所聞而世此衣冠乃獨厄生朱為面赭下尚高于獄
作祭孔子文及絕命詞因自盡有未浴蘭湯骨已香
之句

高孟超浙秀水諸生耕田讀書以謹厚風其家乙酉
六月清兵陷嘉興雉髮急孟超傾謂其子昌苓曰若
知所自全乎昌苓曰已知之矣遂俱抗首不受令奮

惡言及難男女少長十一人無存者

蔡子標浙德清諸生從乙酉諸部起弄兵被執大言
不屈索肩輿衣冠入訊語極不遜甫就刑觀者如堵
忽衆中出一人抱持子標大慟欲從死刑者駭奪不
可解子標曰公無一面胡為出此速去其人曰吾與
公同起患難無失今胡忍獨生然後知子標密友于
標故欲生之而假為不識也是日同刑六人臨刑忽
益其一

楊守程浙蕭山諸生丙戌挈妻潛避兵山中有清兩
邏騎入山以其不雉髮道縛之守程厲聲曰髮種頭
上寧與頭去竟被害其妻亦抱其子赴水死時有三
義皆蕭山人失其姓名六月清兵渡江三人至山陰
之趙氏大港岸有梓潼初倩里人市牲醴哭告神已
便共引酌已復相抱而哭復歌已復哭里中
人以為狂不敢詰其為何人得其聲則知為蕭山人
也復挈舟至中流登橋揮舟去遠三人相牽躍橋下

以死

趙大中南直涇縣諸生清兵陷城大中衣冠投泮池
池淺不死潛走察院空署方閉戶而家迹之脫縲
歸復問遺書託友人為塋其父竟赴門外之塘河死

朱奇生會稽諸生年十九角巾大袖氣象間都為平
遠鎮王幕客忝謀議平遠先渡浙西奇生遁野誓不
雜髮越三日紹母曰兒往拜某客陰携公服拜祖
父墳塋投水死

王士琦與弟士珍士璫皆楊州諸生同居徐寧巷乙酉四月清兵破城各挈其婦並縊于中堂次序不亂清為封其門不犯

傅中煌諸暨庠生性亢爽善飲酒醉則歌笑自如貧不理生計亦工詩文六月一日清兵渡江中煌賦絕命詩一章投湄池而死

魏里卞子厚常從梁谿高忠憲攀龍游為東林諸先達所重丙戌以完髮見收繫獄不食死于世忠被敗

絮蒲伏乞詩文揚組玉為記其事傳之

倪百朋山陰布衣性嗜酒清兵渡江偕其友入山中
索飲啜火酒數十觔燒死友獨潛去

文秉南直吳縣學生為文肅震孟子忠介周順昌壻
也丙戌起義海上久之衆敗迹其同事友安大已乘
曰此誰事我須當之遂慷慨出自供前狀較所發情
事更悉臨刑時南拜三北拜三伸頸就戮神色不改
衣帶中有絕命詞曰閹閹名家舊姓文一身報國九

原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日灘頭卧白雲復大聲曰
吾祔信國祠公其許我大已以是得脫

陝西都司張吏陝西人李賊入領都司無與戰者吏
忠憤不欲生遂韃一篋封識再三上大書一寶字李
賊羣校見欲奪之吏曰無須行上大王速與通李賊
盛威儀須之入吏恭袍而伏階下賊令速上曰文書
諸公偕集且須縣重賞賊以為此傳國璽也曰如果
真實不惜官汝須與各官無後者來視篋吏乃從容

啓鎗則白楮一枚大書一賊字大聲高舉示衆曰吏
亦有義不怕死請為大王正其名李賊怒且報促令
殺之吏曰吾欲死出此

周之蘭蘇州人為梨園子弟入粵東號大班庚寅清
復有粵東之蘭與其妻訣必雉髮我死妻曰吾聞清
演劇皆不去網之蘭曰否網髮者存而髮去矣妻曰
必雉髮我先死投井死之蘭從之

方國煥南直歙老布衣也家稍裕有子孫皆令就學

讀春秋年七十筋骨旺如三四十歲日伺壁聽讀書
聲以為樂乙酉清兵及徽雉髮令下國煥聞之為移
時不語既聞其口作吐：惟事家人以為歎息恒狀
不為意時十月之望蚤就書樓以他故子及孫出忽
鍵戶引錐刺左股血吮筆書七言八句詩於壁有冠
裳為重一身輕之句自縊死之里人高其義私謚者
貞先生

劉復興者燕京土工也曾入從德政殿見先帝減

膳徹樂諸儉約膏衣盱食不遑寧處出歎曰皇帝如
是吾儕小人奈何甲申三月之後闖賊入歟莽自尊
大絕無威儀復興狂怒持刀直走入間踞賊座曰請
殺我賊不及呼力士復興輒自刎

馮協颺字曰膺廣東順德人為諸生餽于郡庠廣州
破協颺求死父曰當路縉紳先生受國恩重猶難之
汝書生何為協颺曰兒讀書解大義兒死正以愧不
死者先毆其妻女入井而自懸于梁時冬旱井竭妻

女得拯起而協颺竟死

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廟中經死

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俱援秦淮河中死小璫以色

幸卒以身殉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來養士朝

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畱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

條

玄妙觀前賣麵夫婦對經死

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援西廟池中死

一鄉民賣柴者入城聞安撫使到棄柴船躍入文城壩南龍游池死

五牧有畜鷄鳥薛叟以雞髮自經死

常熟諸生徐懌以雞髮自經諸生項志寧不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

徐石麒僕祖敏徐錦從死

諸暨諸生方炯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經死